

大 學 叢 書

中 國 近 世 史

李 絜 非 著

大 學 叢 書

中 國 近 世 史

李 紱 非 著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五月貴陽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上海第一版

大學叢書 中國近世史 一冊

滬版四白報紙本

定價國幣拾貳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李 絜 非  
發行人 華 問 渠

印刷所 交通書局印刷廠

發行所 文 通 書 局

上海 廣州 長沙

貴陽 昆明 成都 重慶

## 自序

史文的述造：應由於史料的分析與鑒定，由之予我們以資料，惟此種資料，每每凌亂殘缺，必藉想像揣度，以濟其窮。但亦非於完全的主觀，以其必或多或少的依於真實史料，以爲之體，而後藉持空鑑平態度，兼容並蓄，以事補苴裂罅，用復其原。要不容珠玉華飾，自亂其真，或飾壁虛造，構同說部。使能網羅散失，博聞詳記；進而洞悉底蘊，如數家珍；再進而「至精而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則所述造的某一種史事，必有凝鍊鑄型，親切有味，乃至天然程度，人事本相的內容。故著史以求真爲第一義，而如用定式來解釋，以事實就文采，皆非造史應有之筆。近世史去今未遠，文獻足徵，著者以爲應本述而不作之義，多採前言往文，以盡量求所以還牠本來面目，庶無大過。復次，「時」之爲義大哉，史家於不違真確事實的條件之下，應接受時代的潮流，以其個人深廣的學養，與社會心靈相契合，和反映出社會的要求，並進而指示社會之新趨向。即據已成的諸多史實，加以排比，組成一完整的系統，使史實間配成一周密的體系，表現出一種意義，始有價值之足云。中國近世史實爲有史以來最嚴重與最偉大的一個時代，我們理應認清時空兩尚，配取時代教訓，亟起直追，補救既往的失敗，光大今後的國運。作者本此兩義，寫成此卷講稿。惟是抗戰以來，求書匪易；加之飲啄維艱，沉思無暇。於前者既傷求真之誠，於後者更少補苴之諱。然兩年以來，蚤夜以思，委心所求，與夫臨壇指繪，垂涕而道，吮墨陳辭，相視莫逆者，只此淺淺！爲珍惜這兩年以來的心血，與暫移此日此志於他途，輒不自揣，付之梨棗。至其詳盡的一點所謂「微言大義」，具見於本稿第一章中，茲不贅述。更以粗具規模，無當定論。著者且願以餘生之力，爲此扛鼎之作，時賢以此來相教益，實所衷心歡迎之至。

三百年以來一脉相承之民族革命的精神，鬱結而爲此次偉大悲壯的抗戰之業績，敬以此稿，紀念八年來前後方死難的同胞烈士們！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二日著者識。

# 中國近世史目次

## 自序

第一章 中國近世史研讀的重要性與其限制	一
第二章 中國近世史的特徵	六
第三章 (上) 中國近世民族革命思想的源流	一三
第三章 (下) 民族革命的秘密結社與運動的概述	一八
第四章 民族革命之新對象——帝國主義者	二四
第一節 近百年來的世界與中國	二四
第二節 近世的中外國際貿易	二八
第三節 近世中外貿易原動力與爭點	三六
第四節 英使一再來華與其失敗	四三
第五章 近世對外第一次戰爭的經過與結果	五〇

第一節	中英貿易的繼續和鴉片問題	五〇
第二節	中英間的和戰	五七
第三節	江甯條約的締結與其影響	六五
第六章	不平等條約的完成與奠定——英法聯軍之役與其結果	七四
第一節	不平等條約的伊始與中外間的糾葛	七四
第二節	天津條約的簽訂與北京條約的續訂	八〇
第三節	近世中俄間的交涉	八七
第七章	太平天國始末	九二
第一節	太平天國的淵源與其背景	九二
第二節	太平天國運動的醞釀爆發與外人的態度	九七
第三節	曾國藩與湘軍	一〇二
第四節	李秀成與太平天國之亡	一〇九
第五節	太平天國的制度及其革命的影響	一一六
(附)第六節	捻及苗回諸亂	一二一

第八章	清季的內政與外交	一二八
第九章	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興起	一四三
第一節	中國與日本的關係及其大陸政策	一四三
第二節	朝鮮問題與日本向中國的啓發	一四九
第三節	中日甲午戰爭與馬關和約	一五四
第四節	中日馬關條約的餘波與影響	一六二
第十章	帝國主義者侵華的積極化與其協調	一六八
第一節	列強在華勢力範圍的分劃	一六八
第二節	戊戌維新與政變	一七五
第三節	義和團運動與辛丑條約	一八五
第四節	英日同盟與日俄戰爭	一九七
第五節	美國宣布對華門戶開放政策及其後果	二〇六
第十一章	民族革命的回顧與前瞻	二一三
第一節	民族革命的肇始和完成	二二三

Sub 75.06



第二節 革命運動與中國國民黨·····	二二一
第三節 辛亥革命及其後革命諸役·····	二二八
第四節 由中國近世史論今後世界與中國·····	二三四
第十二章 中國近百年來政治的回顧·····	二四一
第十三章 中國近百年來經濟的回顧·····	二五五
第十四章 中國近百年來國際關係的回顧·····	二七一
第十五章 中國近百年來社會的回顧·····	二八五
第十六章 中國近百年來學術思想的回顧·····	二九五

# 中國近世史

## 第一章 中國近世史研讀的重要性與其限制

中國近世史研讀之目的：乃在理解目前世界歷史與中國歷史之大轉變，即是考今。一九三八年第八屆史學會會議，自所提出的各種論文報告中，已經很明白地告訴我們：「現代史學研究的趨勢，在努力使研究工作與現代問題及興趣，發生密切的聯繫。即在較遠古之時代研究上亦然。」歷史已非單純過去之學問，蓋已經如生命派史家克羅西（Benedetto Croce）所說：「須將過去湧現於現在當中，而後始有歷史之意義。」杜威（John Dewey）亦曾說：「歷史價值在借過去以明白現在，否則全部歷史，將一無所用。」這話可由兩方面予以說明，一是近代史有其比較親切比較重大的特質，其為用最切，荀子曰「法後王」，史公釋之曰，「為其近己」。既知舊之不容墨守，又知新之不可躡躅，載驟載馳，日鼎新而革其故，既無故步自封之憾，亦無欲速不達之譏，此非精研近代歷史，深觀行事，明其公例不可。蓋由之可以定利濟之南鍼，資補牢之借鏡，這是狹義的說法。廣義的說法，當依目今眼光，以誦習古今歷史。易言之，依近代眼光，以研究過去人類社會廣繼活動的體相，而於其中善為揚棄，則以我為主動而研究歷史，使歷史為我所用，擬具方案，以造福於民族及人類。周官所謂：「掌官書以贊治」。而在今日蘇俄，其歷史學程是現代的歷史，是過去幾世紀中的社會與階級鬥爭的發展史，其目標在養成新進的人物，使他們能够心靈手敏地參加社會主義的社會之創造，此其一。抑由研究過去情形，而增益其對現在和未來的與

會，此爲歷史的「感發興起」，視歷史爲一種理解人類文化的現在亦一種實驗科學。總之，追溯過去，爲明白現在，研究歷史，爲應付當前，我們對此須爲深刻的體認。法史家摩羅會說：「有人說，歷史爲幫助我們去了解現在，確實說來，或者是現在去了解歷史。再進一步言之，或者是由於二者比較的結果，而使我們了解歷史與現在。」而在近世史之本身言之，繁瑣重要，得未曾有，所以另一法國史家塞諾波（Sagnolhos）於其史學原論一書中有云：「十八十九世紀之一切事件，乃悉皆重要也，近百年來文明國家之進化，速度倍加，遂使欲了解現在之形式，此最近百年中之歷史，乃較從前十世紀中之歷史，尤爲重要。故當從事於近今事實之說明時，歷史之事，當敘納範圍，而礙於僅爲現時之研究。」此其二。從之，由以上兩點言之，吾人欲明瞭已往的事蹟，現時所處的地位，和今後建設的途徑，非有信實的歷史敘述近世政治、外交、社會、經濟嬗變之經過，則幾爲不可或能。使誠無之，即社會科學，亦將失其翊贊或羌無故實，建基於沙灘之上。

抑在近世史之本身言之，則以十九世紀爲自然科學發達而突進的世紀，則二十世紀所以補偏救敝之者，非如十九世紀之爲人對自然的關係，而爲人與人間之關係的改進。易言之，歐美近世物質文明機械文明與精神的道義之文明，非同一步調，兩兩並進。德史家蘭克（Lanke）認爲不一致之進步。此兩種文化的跋行——失調與乖離，在人類歷史的前進上，投下一大陰影，並告訴我們這是一齣悲劇。史的理论和實際，并不完全一致，即使間有一致地方，亦非絕對而爲相對，非全體而爲部分。兩者何以不能趨於一致，以技術爲關於「外的對象」，而道德的行爲，是關於人的存在核心的人格，人要淨化自己的人格，不像製造機器的那樣容易。尤以物質文明不斷地眩惑人們，令人們忘却了道德文化。其結果所至，二十世紀以來，人類以不能控制本身所發明機械的

力量，因之，反爲機械所左右。以致一再釀成殘酷的大戰。今日吾人痛定思痛，乃深感於人文現象的科學之研究，應被特別重視。有的學者，因謂二十世紀，應爲人文科學的世紀。他日戰後，尤非以中國傳統的文化來補救歐美物質文明的偏頗不爲功。近頃舊金山會議（一九四五·四·二五——六·二三），在和平憲章中，已將中國代表所提議的「尊重正義原則」，列於首章，可以見其端倪。是論述中國傳統文化今日之近世史，爲治史者所不可廢，一方尤非以綜合社會科學之大成的歷史科學，——應付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加以相當的發展，即莫由改進之可能。抑近世的中國史，既爲已往中國史的結穴，更可包括他國史，亦不妨視爲世界史之一部分。

● 自抗戰以降，中國百年來的國難，一方已造其極峯，一方已達其否極泰來剝極必復的一步。治史之士，目擊時艱，已自純粹考證，急轉直下，謀爲明今，如民族意識的加強，抗戰史料的蒐羅，社會經濟史料的結集，現代問題的探討，百年史蹟的追溯，已使研究工作，與近世史發生了密切的聯繫。即以近世史爲歷史研讀的中心，以求致用與救世。明儒學案載「顧涇凡一日喟然而歎，涇陽曰：「何歎？」曰：「吾歎夫今之講學者，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講學耳。」涇陽曰：「然則所講何學？」曰：「在縉紳只明哲保身一語，在布衣只傳食諸侯一句。」涇陽爲之慨然！」反明末之道，以求超脫於明末之厄運，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實爲不可或廢。而溫故知新，「一切真的歷史，就是現在的歷史。」近世史爲期不過百年，雖史實繁瑣，範圍廣泛，但時近事切，耳熟能詳，在其史實的可靠性上，較古史爲多且便。古史上曾有不少問題，聚訟紛紜，莫衷一是，而在近世史中，卻不多見。所以研究近世史，并不需要什麼考證工作，取材利便，但依豐富而可靠的史料，加以排比與解釋便足，似較研究古史爲方便。由上言之：一切歷史均屬於近世的，創造的，過去者一去不復返，偉大之史家任務，爲接受時代之潮流，以其個人偉大天才

與社會心靈相互滲入，反映社會之要求，并進而指導社會之新趨向。明白的說：即據已成之諸多史實，以其學養，加以排比，組出一完整之系統，使史實成一周密的體系，由此體系，表現出一種意義，能若是者，始克謂之史家。綜之，近世史之爲效，有下面六端：其一，可於其中予以揚棄，製爲方案，以爲今後設施指針，既不容墨守自封，亦不容躡新革故。其二，增益對過去與未來的與會，由過去以明白現狀之由來，與預示未來之發展。其三，依中國現代史爲首，由以認識其在今日世界上之位置與價值。其四，中國近世史，今已爲世界史之一部分，若研究世界史，必須重視中國近世史。其五，抗戰以來，近世史的研讀，實有其迫切和重要性。其六，今以印刷方便，書報易得，近世史的研讀，自具其利便之處。

但近世史的研讀，亦自有其困難或限制：其一，研讀者身在所研讀的對象之中。既不易識廬山真面目。更非比對於古史上然，人云遙則恩怨胥捐，世統遠則是非易定。反之，身丁其世者，落筆則有所忌諱，傳述亦不免偏私，使躬親其役者，眩惑而無主，古人所謂「恩怨盡時方論定」。即是說，近世史的寫讀，以史蹟關切自身，既不免近視而有所體認不清，更以連繫而興起感情於其中，自不免有愛憎好惡之私，乃不能得史實之真象，作公平真確之論述。其二，近世史的史料，雖說易得，但亦有其大多數未見公布者。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役，蘇俄以共黨革命之故，對於帝俄時代與列強所訂密約，予以公布，頗足以採擷史實的真相。但同時其他國家，則每諱莫如深，肩竊唯謹，則所易得者，不盡可靠，而所不易得者，反足爲史實所退藏於密，遂致躁於求名，亟於求實者，不得其當。於事既有失言過早之弊，於史亦有妄拋心力禍災梨棗之嫌。故近世史，雖可研讀，但急切難得最近段落時間的真相與結論，或勞而寡功，或博而鮮要，故研讀近世史，實爲艱難之事。其三，抑自史料繁頤的本身爲言，以中國近世史爲世界史之一部分；更以近世史波瀾壯闊，關

係方面，至爲浩瀚，非有很多時間、精力與金錢，則不易搜羅完備；非有多數語言、文字的修養，則無從問津他國材料；而更非具有廣博之社會科學知識，則所涉必不能廣及於社會上各種活動事項。是近世史之研究，在客觀史料之本身與主觀上研究者之學力，皆有所很大的限制。若云集無數專家，以謀合作之便，則非受多數專家主張見地分歧之梗，使所成書，不免有支離破碎不能一貫的毛病；即受國別的主觀的立場之破壞，而根本莫由談及合作。總之，研究近世史的限制：第一，是置身其中，難爲冷靜觀察一切，乃不免感情用事，非厚誣當世，即觸忌時人。第二，是重要史料未及發表時間，而無從閱讀，雖有所接拾與成篇，終其支離破碎，無關宏旨，傳聞失實，難獲真確。第三，限於時空，國際間之合作無由，而個入之才力，又每舉鼎絕續，不克勝任愉快，則雖有研究與結果，終不免掛一漏萬，或買櫝還珠。

## 第二章 中國近世史的特徵

史本身，自有其連續性，劃分段落，但爲研究上之利便。惟其所劃分處，自必有其可爲劃分之首，中國史的劃分，有爲三分法者，即自中國有信史以來以迄於戰國之末爲上古期，這期間華民族的一切活動，大抵是向上變化演進。自秦帝國統一以迄於有清中葉爲中古期，這期間爲時特長，雖有變化，却大抵在秦漢文化的範疇之下，演變舒徐，令人有停滯不進之感。思想方面，定孔子於一尊，政體方面，行專制家天下，君權日尊，保守日甚，一切皆在此兩大勢力之下，未由進步。但在閉關時代，東亞文化宗邦，良足自娛。遠有清道、咸以次迄今的百年，時間雖短，但面目與前此迥然丕異，其間變化之複雜與重要，至今日抗戰而造其極，實爲一新的時期，稱之爲近世史。其特徵可得而言者：

其一，近世中國是一個大轉變而嚴重的時期——在此期中，所有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思想，均起了激烈的變化，整個的中華民族生活，皆受了極大的影響，而其源則爲外力之加。中國在先雖有馬可孛羅之東來，與明末清初歐人的來華通商、傳教，但接觸終少，入勞我逸。及至明正德、嘉靖年間，葡人來華通商，萬曆以後，利瑪竇、湯若望等傳教與輸入科學，東西文化接觸較繁。及至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屈於外力，五口通商，遣使出洋。繼以英法聯軍諸役，中國備受列強武力的壓迫，乃深感於外患日亟，國勢日蹙，於是舉數千年祖宗之成法而廢之，求變法以圖存。因之，新思想、新制度、新器材，紛紛傳入中國，全國思想、文物、交通，大爲革新，乃有科學的發展，民族與民權思想的運動等。至於今日，全國的文物制度、政治組織、社會風習，幾無一不受歐西文化之影響。然在同時以列國不斷採取武力壓制之故，國勢岌岌不可終日，豆剖瓜

分，亡國滅種，時時迫在眉睫。以救亡圖存的結果，社會變遷，異常迅速，因此文化失調的現象，社會問題的發生，觸處皆是。國父孫中山先生，匯合中國古代的文化與近代西洋的文化，含英咀華，而振爲三民主義的文化，以革命而締造新邦，以圖存而自擬方案。當此之前，其嚴重形勢，誠如總裁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所稱：「近百年來，中國國勢陵夷，民氣消沉，開五千年未有之變局。中華民族生存所要求的領域，既忍受割裂的痛苦，而不平等條約的束縛與壓迫，更斷喪我國家民族的生機。縱觀我五千年悠久的歷史紀錄，國家的興衰，與民族存亡，雖相乘而迭見，然而這一百年間，國家民族在政治、經濟、社會、倫理、與心理各方面，無不頹風外暴，危機四伏，幾將毀滅我再生的基礎，杜絕我復興的根源，實爲歷史先例之所無。」說者因謂中國這一百年來（一八四二——一九四三）的命運，真正是從樂土跌入了地獄，又從地獄爬回到樂土，一個四千年歷史上從未有之大轉捩期。

其二，近世中國史是推陳出新剝極必復的時期——中國的歷史，至於近世，在其本身上，已到了滿人仇漢、政府腐敗、吏治惡化、民生艱難的時期，雖不遇外力之振盪，亦有變變內伏，危機岌岌的局面之存在，終以外力之一擊再擊，而劣點暴露。說者因謂：「一百年來，自鴉片戰爭以後，東敗於齊，西喪於秦，南辱於楚，一大串國際關係，把我們的面子破壞得一乾二淨，對於我們一部近世史，簡直就是一部面子毀滅史。這一種面子，倒並不是小面子，而是一種再大沒有的面子。因爲幾番挫敗的結果，根本暴露了我們內在的弱點，我們政府的痼疾，文化的癥結，以至於民族的種種劣根性，從此和盤托出，再也掩飾不來。」（三十三年九月大公報潘光旦從外人對我的評論說起。）而門戶洞開，列強羣起，爭此其區，此誠千鈞一髮存亡且暮之事，但亦誠爲中國死裏求生、推陳出新的大機會。前此中國，對於文化事業，似已無特殊的進步，僅爲消極保守。



而在西方列強，則爲科學、機械、和民族主義方興未艾的時期，中西相形見拙，中國初雖深閉垢納，不願以數千年來上國之尊，屈身於海外數萬里外異族之夷。蔣廷黻氏稱中國近代史，爲中國能否接受近代的科學、機械及民族主義的問題。奕訢與李鴻章等作初次之努力，繼之爲康、梁，最後則爲 國父之創造民國，與倡導三民主義，此爲最後一次，而爲最稱進步與徹底極富革命性。亦誠如 總裁在中國之命運中所云：「若非由我 國父提倡三民主義，領導國民革命，則中華民族五千年的命脈，必已在日寇蠶食鯨吞之下，爲朝鮮之續。幸賴我先知先覺的 國父，鷹揚其大仁大智凝結而成的武勇，以中國的自由平等爲目的，喚起民衆，奮鬥至四十年之久，乃納全國國民一致的要求於正軌。並在彌留之際，確定廢除不平等條約，爲中國國民革命的第一個目標，復將這個未竟的大業，留給我們後死的同志和全國的國民，繼續奮鬥，迄於今日，終獲初步的成功。」正是「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由於近世史大轉捩關鍵所在的鴉片戰爭，而產生的南京條約，其會爲以後一切不平等條約的藍本者，已於民國三十年五月二十六日中美換文，和同年七月四日英致中國照會，決定於遠東和平恢復後，將此等不平等條約，予以修改，三十一年，中國國慶紀念日，英、美兩國政府，進而聲明立即改訂新約，取消特權，經過三個月的交涉，民國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中英中美兩新約，分別簽訂成立，由以建立中國在國際間的平等地位，中國百年來的恥辱和鏹鏹，至是一筆勾消。更進一步的是，「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復之仇」，阻礙我國近世史的發展而蓄意覆亡我國家民族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已必其失敗，目前且已見諸事實。自甲午戰爭以降，五十餘年以來，日本軍閥，一意侵略中國，獨伸其大陸政策之魔手，其後日見急進，日見擴大，由「五三」事件而「九一八」、「一二八」，乃造其極峯，致中國發動神聖的抗戰。在外則得道多助，英、美非但與中國並肩作戰，並一面將已往污點，一洗盡淨，此證明同盟國